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研究

徐延辉 兰林火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欧洲,是目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本文以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社会质量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影响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在构成社会质量的四个社会条件因素中,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社会凝聚的社会认同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显著影响,而社会信任因子则对创新意识具有间接作用;社会包容中的机会平等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显著作用;社会赋权中的社团参与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负向的影响。

[关键词] 社会质量;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4]02-0077-10

在当今时代,知识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变得重要。创新主体及创新实践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创新意识的理解复杂多样。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日益重要的当下,如何理解和培育现代创新意识,对当代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最早关注“创新”概念的学科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由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带来超额利润的活动和过程。他提出的创新包括引入新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执行新的组织方式等5个方面的内容^①。熊彼特开辟了将创新从技术创新扩展到经济/制度创新的先河,引导大家关注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社会创新。由于创新行为产生于创新意识,因此人们对创新意识的研究起步较早。有的学者认为,创新意识包含了基础意识、质态意识、导向意识、实践意识、配套意识等等,这几个意识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形成创新意识结构系统,共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②。还有的学者认为,创新意识是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新是对传统的辩证否定,它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批判意识,两者存在于同一认识过程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甚至可以说批判意识本身就是创新意识的一个环节和一个阶段^③。还有学者认为创新意识是人们对创新及其价值重要性的一种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待创新的态度,并以这种态度来规范和调整自己活动方向的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④。有的学者认为,创新意识实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精神,是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主体运用变化、组合等创新手段进行探索,从而得出创新成果和获得创新知识与创新能力的、受主体个性特征(如动机、情感、兴趣、态度等)制约的一种特定心理状态^⑤。

收稿日期:2013-10-01

作者简介:徐延辉(1965—),女,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理论;

兰林火(1987—),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1ASH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探究》,叶华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②冯正刚《创新意识“结构”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③李春仁《创新意识的哲学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④王山《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高等学校教育理念改革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⑤罗湘明《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途径与方法》,《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21期。

关于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企业家两个主体方面。彭远威从大学生主体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创新意识有驱使个体进行创新行为的心理动机的含义,是心理上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推动力,教育对创新意识具有重要影响^①。创新意识包含求真求知的主动意识、追求新异事物和真知灼见的强烈欲望,大胆质疑、标新立异的思想观念,不满现状、勇于开拓的奋斗精神。

在高级管理者层次,其创新态度比其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更大^②。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创新意识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风险偏好程度则是创新意识强弱的重要表现。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对企业家创新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创新态度上。创新态度是指企业家是否对新的经验和新的方法持开放态度,是否愿意使用关于新的概念、创意、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以及是否愿意承认新创意的潜在运用价值^③。张华、张庆林认为,企业家创新意识可从认识与行为两个层面来衡量,包括创新价值意识、人才战略意识、反思批判意识、求新求教意识、风险承担意识、贯彻落实意识等六个维度^④。

关于创新意识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大学生群体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强调教育对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的作用;而对企业家,更多的研究是把创新意识作为自变量,探讨创新意识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少量学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如何培育创新意识,比如张录华、丁坤元从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角度探讨了如何培育创新意识^⑤,冯正刚提出从加强创新态势宣传、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和改革教育体制四方面增强创新意识^⑥。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虽有部分学者探讨了创新意识的概念、创新意识的主体、创新意识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培养创新意识等问题,但是研究的主体比较单一,主要从特定群体入手研究创新,缺乏将多个主体的创新意识统合起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描述性和思辨性的研究较多,运用高级统计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比较缺乏。另外,目前还没有学者探讨一个地区的社会质量对当地居民的创新意识有何影响,因此,本文拟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社会质量与城市居民创新意识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及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徐延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中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之所以选择深圳市作为个案,是因为社会质量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做保障,反过来,社会质量的完善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深圳作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社会创新的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因此选择深圳市做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课题组于2011年7-10月在深圳市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在深圳市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这些调查对象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将这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口统称为“城市居民”,与通常所说的具有城市户籍、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有所不同。

课题组在深圳市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1149份,其中有效问卷1010份,有效率为87.9%。调查抽样结合深圳各区人口比例、各区人口结构特点与社区类型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第一阶段,先根据产业类型或发展特点与人口构成对深圳现有八个区做了一个划分和归类,选取罗湖、福田、南山、宝安和龙岗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区来调研;第二阶段,在选取的5个行政区里,按照立意抽样法,即按照老城区、城中村、单位社区、商品住宅社区(包括高档商品住宅区)和保障性住房五种类型社区抽取了13个社区;第三阶段,根据社区工作站提供的辖区内住宅小区名单进行随机抽样,对抽中的住宅小区,选取各楼层单号房间入户调查,入户选取家中生日靠近7月1日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

①彭远威《主体性视角下的大学生创新意识培养》,《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年第2期。

②Fariborz Damanpour and Marguerite Schneider, "Phases of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 Effects of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and Top Managers", in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7(2006), pp. 215-236.

③Clark Leavitt and John Walton, "Development of a Scale For Innovativeness", in *NA -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2, eds. Mary Jane Schlinger, Ann Abor, MI: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1975, pp. 545-554.

④张华、张庆林《企业家创新意识与企业创新潜力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14期。

⑤张录华、丁坤元《论创新意识的树立和培养》,《理论学刊》1999年第6期。

⑥冯正刚《论创新意识》,《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表1 样本构成情况(单位:人,%)

项目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435	43.4
女	568	56.6
合计	1003	100.0
年龄		
30岁以下	370	39.0
30至39岁	310	32.7
40至49岁	169	17.8
50至59岁	49	5.2
60岁及以上	50	5.3
合计	948	100.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7	2.7
初中	128	12.8
高中/中专	285	28.6
大专	266	26.7
本科	254	25.5
硕士及以上	37	3.7
合计	997	100.0
婚姻状况		
未婚	330	32.8
已婚	655	65.2
离婚	15	1.5
丧偶	5	0.5
合计	1005	100.0
职业		
行政主管、企业经理人员	36	4.4
专业人员	181	21.9
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	57	6.9
事务工作人员	68	8.2
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	137	16.6
技术工及有关人员	30	3.6
机械设备操作工及组装工	68	8.2
非技术工作人员	77	9.3
无业	127	15.4
自由职业	24	2.9
个体户	20	2.4
合计	825	100.0

(二) 变量设计及其测量

本研究主要考察社会质量与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关系。社会质量理论属于社会政策范畴,是目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团结、平等价值观和人的尊严^①。社会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区别在于,生活质量以“个体”为导向,关注个体层面的福利,这种导向使其不能灵敏地反映出社会的变化^②。社会质量则以“社会”为导向,强调人们在团体中、社区中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反映公民在社区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关注社会整体的状态。社会质量包含社会保障、社会

^①Alan Walker, "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 Bridging Asia and Europe", i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 38 (December 2009), pp. 209 - 235.

^②Peter Herrmann, "Social Quality - opening Individual Well-being for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2005), pp. 16 - 32.; David Phillips, "Quality of Life and Sustain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Vol. 2(2006), pp. 103 - 112; Claire Wallace and Pamela Abbott "From Quality of Life to Social Quality: Relevance for Work and Care in Europe", in *Calitatea Vietii*, Vol. 18(2007), pp. 109 - 123.

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①。本研究以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为自变量,以创新意识为因变量,探讨社会质量四个维度与城市居民创新意识之间的关系。

1. 自变量

(1) 社会经济保障

社会经济保障,主要指经济(收入)保障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该维度反映了社会质量的物质基础。贝克等人认为,社会经济保障一方面涉及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安全(收入、社会保护和健康)、日常生活的基本安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安全工作)以及涉及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的所有福利供应,其焦点是处理人们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涉及人们的日常机会,其目标是扩大人们的选择领域^②。一个具有高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企业保险还是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险——以免于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③。这一维度包括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经济保障条件及其相关制度,如收入保障、工作机会、居住条件和住房、教育、卫生、社会网络及可支配时间等^④。

为了测量社会经济保障水平,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个人每月(包括底薪、分红和其它津贴)平均收入多少元?您家庭每月(包括您和您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例如:工作收入、利息或股息、房地产收入、租金、退休金、福利资助或其他人的金钱资助)平均总收入多少元?相比您的收入,你家花费在以下各项的负担有多重?主要包括:教育费用(子女学费)、住房费用(买房贷款等)、医疗费用、父母和儿童照顾方面的费用、基本的日常维持开销五个问题。答案按照李克特量表分为“负担很重”、“有些负担”、“还可以”、“没有负担”、“不适用”五级,并赋值1至5分。运用主成分法将以上7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两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分别命名为经济保障因子和家庭负担因子,KMO值为0.821,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如表2所示。

表2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分析

项目	家庭负担因子	经济保障因子	共量
个人平均月收入	.113	.812	.672
家庭平均月收入	.074	.820	.679
教育费用(子女学费)	.728	.032	.531
住房费用(买房贷款等)	.728	.013	.530
医疗费用	.823	.142	.697
父母和儿童照顾方面的费用	.846	.093	.725
基本的日常维持开销	.710	.215	.550
特征值	2.976	1.409	4.385
解释方差	42.508%	20.125%	62.633%

(2) 社会凝聚

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凝聚主要包括了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等核心价值观。社会团结可以通过与社会信任和与社会整合相关的其他规范和价值以及通过社会网络和身份认同这些要素来反映^⑤。林卡认为在社会质量的国别研究中,需要考察各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的类型、程度以及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之间的联系^⑥。因此,本研究的社会凝聚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的指标来反映。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社会信任以及信任产生的机制、信任的社会经济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西方学

①Wolfgang Beck, Laurent J. G. van der Maesen, Fleur Thomése and Alan Walker, eds, *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 The Hague/London/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②Wolfgang Beck, Laurent J. G. van der Maesen, Fleur Thomése and Alan Walker, eds, *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 The Hague/London/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 334.

③[英]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 还是社会质量》载杨团、葛道顺主编《社会政策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④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⑤Yitzhak Berman and David Phillips 2004, *Indicators for social cohesion*. Retrieved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org/site/ima/Indicators-June-2004.pdf>

⑥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者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尤斯拉那把人们划分为普遍信任者和特殊信任者^①;中国学者也对社会信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陈捷等人从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两方面对社会信任进行了操作化^②。关于社会信任,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访者对家人、邻居、朋友、陌生人等12个不同对象的信任来了解个体对不同群体的信任程度,答案按照李克特量表分为“完全信任”、“一般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四级,分别赋值1到4分。为了对变量起降维作用,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社会信任进行因子分析,并且采取最大方差法旋转。根据因子负载可以从社会信任中提取三个因子,并命名为一般信任因子(医生、商人、雇主、老师、记者)、普通信任因子(陌生人、外国人、与自己不同信仰的人)、特殊信任因子(家人、朋友、邻居)。KMO值为0.830,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社会信任因子如表3所示。

表3 社会信任因子分析

对以下人群的信任	一般信任因子	普通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共量
医生	.798	.013	.108	.649
记者	.718	.099	.039	.527
老师	.681	.029	.378	.607
雇主	.648	.375	-.003	.561
商人	.641	.440	.038	.606
与自己不同信仰的人	.122	.817	.098	.691
陌生人	.046	.791	.102	.638
外国人	.274	.718	.064	.594
家人	.060	-.104	.796	.648
朋友	.084	.446	.618	.588
邻居	.207	.395	.534	.484
特征值	2.593	2.518	1.482	6.593
解释方差	23.572%	22.890%	13.476%	59.938%

社会认同也是反映社会凝聚的主要指标之一。社会认同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身份的认同,因此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对以下身份的认同程度如何:作为当地社区居民、作为居住城市的一员、作为中国人、作为亚洲人、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认同,答案分为“十分认同”、“认同”、“不太认同”、“非常不认同”四个级别,分别赋值4到1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提取国际认同因子(作为中国人的认同、作为亚洲人的认同、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的认同)和地区认同因子(作为当地居民的认同、作为居住城市一员的认同)。KMO值为0.724,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社会认同因子如表4所示。

表4 社会认同因子分析

对以下身份的认同	国际认同因子	地区认同因子	共量
作为当地居民	.139	.917	.860
作为居住城市一员	.248	.880	.836
作为中国人	.825	.210	.725
作为亚洲人	.885	.141	.802
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834	.189	.731
特征值	2.240	1.715	3.955
解释方差	44.795%	34.298%	79.093%

(3) 社会包容

社会包容主要反映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成员如何通过各种制度融入社会生活中。社会包容也称社会融入,是指个体融入到社会关系当中,免于社会排斥^③。社会包容有多个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社区和邻里关系的包容,以及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包容等等。提高社会融入程度能

①Eric M. Uslander,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5.

②陈捷、呼和·那日松、卢春龙《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社会》2011年第6期。

③Alan Walker and Andrea Wigfield 2004. *The Social Inclusion Component of Social Quality*. Retrieved on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nl/site/ima/Social-Inclusion-febr-2004>.

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结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并促进社会赋权^①。社会包容关乎公民之间权利的平等,只有把全部社会群体尽可能地纳入社会体制中(如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才能创造出具有高度社会团结精神的社会^②。社会包容的对立面就是社会排斥,人们必须体验到社会包容性,或者让人们感受到来自如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关键性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排斥被限定在最低限度内^③。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社会接纳因子和机会平等因子来反映社会包容程度。社会接纳的具体测量包括:您能否接纳以下人士做您的邻居,这些人包括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等等。答案分为“不能接受”、“无所谓”和“能接受”,分别赋值1至3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社会接纳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普通接纳因子和特殊接纳因子。KMO值为0.90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社会接纳因子如表5所示。

表5 社会接纳因子分析

能否接受以下人士做您邻居	普通接纳因子	特殊接纳因子	共量
不同信仰的人	.835	.191	.734
外国有色人种	.816	.192	.702
深圳原本地居民	.803	.153	.668
外地劳工	.780	.155	.632
不同民族人士	.748	.144	.580
同居男女	.712	.252	.571
同性恋者	.532	.443	.480
精神病患者	.035	.718	.516
有犯罪记录者	.210	.691	.522
吸毒者	.137	.649	.440
酗酒者	.211	.647	.463
艾滋病患者	.233	.642	.467
特征值	4.128	2.647	6.775
解释方差	34.398%	22.059%	56.457%

关于机会平等指标,我们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您是否同意: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政治领导人;来自外地的借读学生,应该有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权力;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深圳企业主管;外地人应该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答案分为“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太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五级,分别赋值5至1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将机会平等问题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机会平等因子。KMO值为0.807,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机会平等因子如表6所示。

表6 机会平等因子分析

项目	机会平等因子
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政治领导人	.804
来自外地的借读学生,应该有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权力	.881
外地人如果有能力,应该有机会与本地人一样成为深圳企业主管	.908
外地人应该享受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	.845
特征值	2.961
解释方差	74.015%

(4) 社会赋权

社会赋权即增能,主要是指通过给予个体培训和选举等各种机会,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潜能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社会赋权主要包含了民众获得政治资讯、信息的容易程度以及民众的参政议政的权利等指标,考察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意愿与积极

^①Peter Herrmann, "Social Quality - opening Individual Well-being for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2005), pp. 16 - 32.

^②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③Alan Walker, "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 Bridging Asia and Europe", i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 38 (December 2009), pp. 209 - 235.

性^①。社会赋权也指通过社会关系的增进来推动人们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②,包括在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个人对自己行动能力的认知程度^③。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社团参与因子和公开表达自由因子来反映社会赋权。在社团参与方面,通过向被访者提问“是否参加过以下团体: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体育或娱乐团体;职业协会(例如教育协会、作家协会等);非政府机构;与学校有关的团体(如校友会、家长会等);宗教团体;宗教组织”。答案分为“从未参加”、“偶尔参加”和“经常参加”,分别赋值1至3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将社会参与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根据因子负载命名为娱乐、协会型社团参与因子和宗教社团参与因子。KMO值为0.728,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社会参与因子如表7所示。

表7 社团参与因子分析

项目	娱乐、协会型社团参与因子	宗教社团参与因子	共量
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	.797	.133	.653
体育或娱乐团体	.756	.026	.572
职业协会(例如教育协会、作家协会等)	.625	.255	.455
非政府机构	.614	.025	.375
与学校有关的团体(如校友会、家长会等)	.574	.213	.377
宗教团体	.067	.835	.701
宗教组织	.196	.804	.684
特征值	2.345	1.472	3.817
解释方差	33.502%	21.028%	54.530%

在公开表达自由度方面,我们通过向被访者提问以下问题来反映“如果参加在请愿书上签名、参与抵制行动、参与游行、参与罢工/罢市/罢课、在网上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上访活动,您是否担心会受到官方惩罚或威胁?”。答案分为“是”、“难以回答”和“否”,分别赋值3至1分。运用主成分法对被访者的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开表达自由因子,KMO值为0.923,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如表8所示。

表8 公开表达自由因子分析

是否担心受到官方惩罚或威胁	公开表达自由因子
在请愿书上签名	.891
参与抵制行动	.942
参与游行	.951
参与罢工/罢市/罢课	.947
在网上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909
上访	.909
特征值	5.134
解释方差	85.566%

2. 因变量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测量

创新意识自古有之,但是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卷入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保障城市居民的社会生存尤为重要。根据已有的研究,我们将创新意识界定为:创新意识是一种内在的、稳定的精神状态,是在受到主体个性特征(动机、兴趣、情感)影响下的对传统的超越、辩证的批判精神。关于创新意识的测量,我们向被访者询问:以下各种情况与您现在是否相符合?选项包括:经常想改变现状、在工作中经常采用新方法、敢于尝试新工作或新岗位等等。答案包括“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5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然后运用主成分法将以上问题进行因子分析。根据表9中的因子负载,可提取创新意识因子,KMO值为0.832,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P < 0.001$ 。创新意识因子如表9所示。

①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P. Steffens and Chris R. J. de Neubourg, "European Network on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Summary of the Dutch National Report", 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 5(2005), pp. 186-200.

③Menachem Monnickendam and Yitzhak Berm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Quality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86(2008), pp. 525-538.

表9 创新意识因子分析

以下各种情况与您现在是否相符合	创新意识因子
经常想改变现状(工作或生活)	.544
经常从日常观察中产生灵感	.791
善于分析和发现问题的联系	.815
在工作中经常采用新方法	.808
敢于尝试新工作或新岗位	.770
“看到别人创新成果,我也想创造一番事业”	.725
特征值	3.358
解释方差	55.962%

三、研究发现

本文主要利用社会质量理论探讨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影响因素。根据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分别将其转化成为社会经济保障因子、社会凝聚(社会信任因子、社会认同因子)、社会包容(社会接纳因子、机会平等因子)和社会赋权(社团参与因子、公开表达自由因子)综合因子的计算根据特征值占总特征值的比率乘以因子值^①。在模型1中,我们把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作为控制变量,除了年龄、年龄的平方,其它控制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在模型2中,考察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影响。在表10的两个模型中,模型拟合度比较好,调整后判定系数分别是12.7%和18.7%,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模型2的拟合度有了很大提高。

表10 影响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多元回归分析(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预测变量	创新意识因子	
	模型1	模型2
性别 ^a	-.249***(-0.122)	-.330***(-0.173)
年龄	.004(0.042)	.023(0.253)
年龄的平方	.000(0.217)	.000(-0.054)
教育程度 ^b		
本科及以上 [±]	-.375***(-0.172)	-.215(-0.107)
大专	-.255*(-0.112)	-.114(-0.055)
高中/中专	-.278**(-0.124)	-.112(-0.053)
婚姻状况 ^c		
已婚	.037(0.018)	.064(0.033)
离婚	-.556*(-0.070)	-.395(-0.055)
丧偶	-.243(-0.018)	-.244(-0.014)
职业 ^d		
行政主管、企业经理人员	-.366*(-0.069)	-.307(-0.065)
专业人员	-.103(-0.040)	.001(0.000)
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	-.360*(-0.085)	-.354*(-0.090)
事务工作人员	-.055(-0.014)	.120(0.036)
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	-.137(-0.047)	.003(0.001)
技术工及有关人员	-.181(-0.031)	-.098(-0.018)
机械设备操作工及组装工	-.01(-0.002)	.188(0.053)
非技术工作人员	-.246(-0.062)	-.002(-0.001)
自由职业	-.207(-0.031)	-.067(-0.011)
个体	.005(0.001)	.503*(0.078)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		.213*** (0.170)
社会凝聚		
社会信任因子		.006(0.004)
社会认同因子		.151** (0.116)
社会包容		
社会接纳因子		-.062(-0.047)
机会平等因子		.101*(0.093)
社会赋权		

①参见张文彤《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社团参与因子		-.283*** (-0.214)
公开表达自由因子		-.021(-0.022)
常数	.014	-.507
N	923	679
Adjusted R ²	12.7%	18.7%
F	8.029***	6.998***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参考类别为“女性”; b. 参考类别为“初中及以下”; c. 参考类别为“未婚”; d. 参考类别为“无业”。

根据表 10 中的两个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我们有如下发现:

人口学的某些特征对创新意识具有一定影响。首先, 性别对创新意识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男性, 女性的创新意识得分更高, P 值小于 0.001, 并且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仍然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这与已有研究不同。有的研究表明, 个人特征, 比如性别、年龄和个人态度并不起决定作用, 只有个人的职位和角色对创新有影响^①; 企业主在选择企业创新和风险应对策略时没有性别差异^②。其次, 教育程度在模型 1 中有较强的显著性, 与初中及以下相比, 教育对创新意识的影响是负向的; 而在模型 2 中, 加入了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之后, 其显著性消失了。这与已有的研究不一致, 李等人认为, 教育可以为个人提供工作效能和解决新颖问题所需要的特殊知识^③。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与我国教育过程中创新意识的培养有关。最后, 在职业变量中, 技术员及助理专业人员的创新意识较低, 而个体户则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意识。

在模型 2 中, 社会质量诸因子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影响较为复杂:

第一, 社会经济保障越好, 创新意识得分越高, 创新意识越强。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具有很强的显著性, 并且标准回归系数高达 0.170。社会经济保障每提高一个单位, 社会创新相应提高 0.213 分。

第二, 社会凝聚中的社会认同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社会认同度越高则创新意识得分越高, 而社会信任因子对创新意识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已有研究不同。有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收入增长时认为, 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通过培育创新发挥作用^④, 还有的研究表明, 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一般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创新有显著的影响^⑤, 但是我们发现, 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信任并没有对创新意识起直接作用。当作为自变量的社会质量诸因子没有社会信任因子时, 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 18%, 而加入了社会信任因子之后, 模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提高到 18.7%, 因此, 我们认为, 社会信任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产生影响的。

第三, 社会包容中的机会平等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机会平等度越高则创新意识得分越高。社会包容作为社会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 强调人们在日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中的融入程度。机会平等每提高一分, 创新意识提高 0.101 分, 人们越能够融入到社会关系和制度当中, 创新意识越高。然而, 作为社会包容的另一个因子, 社会接纳因子虽然对创新意识没有影响, 但其回归系数是负的, 这说明当前社会接纳情况, 即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的接纳状况是不利于创新意识的提高的。

最后, 作为社会赋权的社团参与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强烈的负作用, 这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李彦、孙永清认为, 通过社团参与可以提高创新意识^⑥。我们的研究表明, 当前的赋权状况不利于创新意识的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

①J. Victor Baldrige and Robert A. Burnham,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20(1975), p. 165.

②Matthew Sonfield, Robert Lussier, Joel Corman and Mary McKinney, “Gender Comparisons in Strategic Decision - Mak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 Mix”, i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39(2001), pp. 165 - 173.

③Soo - Hoon Lee, Poh - Kam Wong and Chee - Leong Chong,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Explanations for R&D Outcome”,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 52(2005), pp. 59 - 68.

④Semih Akcomak and Bas ter Weel,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Europe”, 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2009), pp. 544 - 567.

⑤Mourad Dakhli and Dirk De Clercq,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 Multi - Country Study”, in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6(2004), pp. 107 - 128.

⑥李彦、孙永清《大学生创新意识与社会参与的实证研究》,《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3期。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经济保障越好,创新意识就容易提高,并且在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中,社会经济保障因子的影响比较大。社会经济保障是指人们有充足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包括面对贫困、失业、疾病和其它形式的物质剥夺时一个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保护,宏观层面来说包括了财政资源、住房和环境、卫生和照顾、工作和教育^①,这些都是基础性的民生社会事业,因此,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提高依赖于社会经济保障的完善。

第二,社会凝聚中的社会认同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社会信任则对创新意识起间接影响。社会认同与信任度的提高有利于社区整合、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实现社会团结。然而,在社会信任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②,我们认为,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具有间接作用。社会凝聚是基于共享的认同、价值和规范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了信任、整合的规范和价值、社会网络 and 认同^③。社会凝聚是在社会信任和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整合的粘合剂,这为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提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第三,社会包容中的机会平等因子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人们越容易融入日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当中,就越容易提高创新意识。这与已有的研究认为社会包容是社会创新的内在要求一致^④。社会包容主要体现在公民权、劳动力市场、公共/私人服务和社会网络^⑤。然而,社会接纳因子则对创新意识没有影响,但其回归系数是负的,这说明当前对特殊人群的接纳状况不利于创新意识的提升。

第四,社会赋权中的社团参与因子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自由表达因子虽然对城市居民创新意识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其回归系数也是负的。社会赋权是指个人能够参与到包含网络和制度的社会关系当中,具体表现为参与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当中,社会赋权是基于知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开放和支持、公共空间和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能力^⑥。创新意识正是基于赋权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的内在意涵,社会赋权是培养创新意识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回归模型中的发现并未如此,社团参与因子对创新意识具有负向的影响,公开表达自由因子虽然没有显著性,但是其非标准回归系数也是负向的,这可能与我国的权威主义传统有关。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与创新意识有着内在的本质关联。我们认为在社会质量的框架之下,既可以明确创新意识培养的目标,即实现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也可以通过社会质量的指标来衡量评估创新意识培养的结果。在社会经济保障方面,需要考虑创新意识是否满足了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包括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等民生方面的基本需求;在社会凝聚方面,创新意识是否有利于实现基于共享的价值、规范、信任和认同基础上的整合,社区关系是否融合;在社会包容方面,创新意识是否解决了由于社会排斥原因而无法融入到制度和关系中的障碍;在社会赋权方面,创新意识对公民社会的提升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陆影)

^①Margo Keizer. 2004, *Social Quality and the Component of Socio-economic Security*. Retrieved on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org/site/ima/Socio-Economic-febr-2004.pdf>

^②Mourad Dakhli and Dirk De Clercq,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 Multi-Country Study", in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6(2004), pp. 107-128; Semih Akcomak and Bas ter Weel,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Europe", i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3(2009), pp. 544-567.

^③Yitzhak Berman and David Phillips 2004, *Indicators for social cohesion*. Retrieved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org/site/ima/Indicators-June-2004.pdf>

^④何增科《社会创新的十大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Julia Gerometta, Hartmut Haussermann and Giulia Longo,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Urban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an Inclusive City", in *Urban Studies*, Vol. 42(2005), pp. 2007-2021.

^⑤Alan Walker and Andrea Wigfield 2004. *The Social Inclusion Component of Social Quality*. Retrieved on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nl/site/ima/Social-Inclusion-febr-2004.pdf>

^⑥Peter Hermann. 2004, *Empowerment*. Retrieved on May 10, 2013, from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web site: <http://www.socialquality.org/site/ima/Empowerment-febr-2004.pdf>